

# 砥柱中流道鎮江

鄭國輝（1957輝社）

日本名畫家兼旅行家東山魁夷曾給他的名作《路》題過這樣的評語：「這一交織著絕望和希望的道路，既是遊歷的結果，也是從新起步的征途。它既是通往未來的憧憬之路，也是誘發懷舊的鄉愁之路…」這番話也可以反映出我寫遊記的旅行，從南京乘火車到鎮江，在金山旅館寓居了一夜。我全不介意孤獨的旅行，更容易把我自己和殊方的景物融匯在一起，因而發現了不尋常的自我。踏著的街道、石頭、看到的樹木、樓宇，深深牢掛在心頭上，更顯得意義深長，揮之難去了。這一切景物成了我人生路上一重要部份，正如東山魁夷的名畫樣，充滿著憧憬和懷念。我兩次遊鎮江就這樣給我難忘的切實體驗。

25年前一個深秋下午，我在金山旅館內吃了午餐，漫步行到附近的金山公園，在總站踏上第二路公共汽車。到了雲台山站，我便見到一座很古的石塔，我匆忙下車往前觀看。此塔築在一跨越小街的石門上，全用青石分段雕成，高約五米，分塔座、塔身、塔頸、塔頂等部份。塔座底下的石門橫樑上刻有『昭關』兩個大字。此塔建於元朝，是遺留在鎮江很多古物之一，因為橫跨小街，行人在底下穿過，就算做了禮拜。據專家鑑定，認為它是我國現存唯一完整、時代最早的喇嘛塔式「過街塔」。此元代石塔將我引進鎮江最古老的碼頭區域——西津古渡。

這區域由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度扇門劃定。我踏進的扇門，前有約十石板級，是一拱形門，半圓周上面有一大幅石牆，中間橫刻著「西津渡街」四個大字。入門又見到刻有「共渡慈航」四個大字，這是佛家語，用以祝福渡江人，其他三度扇門分別刻有「同登覺路」、「層巒聳翠」、「飛閣流丹」；後二句出自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《滕王閣序》。

門內的縱橫小街，都是很狹窄的。沿街店舖林立，夾雜些古樸民房。建築物多是磚木結構的兩層屋。窗欄和飛檐都飾以精緻的雕花，油漆一律是丹紅色，不負「飛閣流丹」這雅名。但是因為年代湮遠，有些房宇的丹紅變為黧黑。真是歲月催人，時不我與。西津古渡是一活生生的博物館呀！莫怪寫《生死戀》的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說：『漫步在這條古樸典雅的街道上，彷彿是在一座天然歷史博物館內散步。這裡纔是鎮江旅遊的真正金鑛！』最能增遊人發古幽情的，小街上還刻著「民國元年春，長安里」、「古瑞里西街。1914」……字跡依稀可辨。

此區內有一房宇，正門題有「救生會」石額，立石於清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此是搶救沉船和行將就溺的渡江人的機構。又有一天然岩洞擴鑿而成的觀音洞，早在宋朝就建廟宇，屢經興廢，現為清咸豐九年（1859）重建，這是過渡人禮拜的場合。

沿著斜坡向長江邊，抵達西津古渡口。這是歷史悠久的碼頭，即是三國時的蒜山渡，因為渡口北依蒜山。唐朝時在北固山下另設甘露渡，蒜山渡因地處城西被改名為西津渡。唐武德九年（626A.D.）時，鎮江撥歸金陵（南京）轄管、西津渡又稱為金陵渡。此渡口是古時江防戍地，亦是乘船通往長江北岸瓜州的要塞。唐張祜有一首題金陵渡的七絕：

『金陵津渡小山樓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  
潮落夜江斜月裡，兩三星火是瓜州。』

此詩寫出夜色低沉，四周寧靜，旅客輕愁。隔江燈光閃

爍處，大概是瓜州罷，因而牽連到在天之涯的遙遠故鄉。景色如畫，情物交融，思維深邃，韻味幽遠。

現在西津古渡口只留有待渡半亭和下渡船的石級而已。因為長江主流北徙，待渡亭北望去，是江流沙積成的新土地征潤州，被建設為鎮江新區，再見不到「兩三星火是瓜州」的夜景。渡口也被遷往征潤州的西端。自潤揚大橋通車後，鎮江、揚州此二大城市被連接起來，渡口漸被淘汰，將成為明日黃花。真是滄海桑田、人事亦隨地理而變遷！

京杭大運河是全世界最長的一條人工開闢的河，全長一千八百里，起自北京，終點杭州，經河北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四省。溝連海河、黃河、淮河、長江、錢塘江五大水系。鎮江地處長江與大運河之交匯處，非單止為漕糧、貨運中心，亦為兵家必爭要地。長江西起高資，經鎮江，東抵武進一段又稱為京江。千百年前，鎮江江面遼闊，長江就在附近入海。西漢文學家枚乘有描繪海濤湧進焦山，製成氣勢雄偉浪潮的文字：『波湧而濤起，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鷺之下翔，其少進也，浩浩澗澗，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帳。其波湧而雲亂，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……』所以隋唐以前，江面寬達四十多里，鎮江別名京口，即是京江出海處也。唐許渾詩：『吁嗟樓下水，幾日到京江？』因為遼闊的江面風急浪大，造成長江天塹難渡的一定危險性。三國時曹丕欲兵下滅吳，駐馬瓜州，望見江水茫茫，不敢冒進，收兵而還。後來長江主流向南或北移動，兩岸淤塞，江面窄了很多。時至今天，依然是江水滔滔，浩蕩奔向東流。鎮江仍是長江下游一重要商港。

長江與運河在鎮江的交會點，是最繁盛的商業凝聚。目前主要有三處：（一）位於諫壁鎮的諫壁口，有抽水站和大型船閘；（二）位於丹徒鎮的丹徒口；（三）位於鎮江市北邊的京口閘平政橋下的小京口。

穿越鎮江市區的古運河形成了一條秀麗的風景綫。此段運河從諫壁經鼎石山至平政橋出長江長五公里多。岸邊多仿古建筑物，且林蔭載道，泛舟在運河的碧波中，可欣賞兩岸古意盎然的景色，不負清查慎行的「舳艫轉黍三千里，燈火沿流一萬家」的詩意，有十座小橋橫跨運河兩岸，鎮江儼然又成為另一「小橋流水人家」的江南水鄉。

鎮江處長江南岸，臨江是接踵相望，逶迤不絕的峰巒。這些山雖不甚高，兼備北方山的雄偉險峻，南方山的清雅幽秀，山腳下是驚濤拍岸的一江橫陳，所以鎮江有旖旎壯麗，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，而可作為用兵的險要關塞。其中北固山是最陡峭的。

北固山本有三峰相連，主峰海拔58.5米，明代時將前峰與中峰之間切斷。現在的北固山包括後峰與中峰，直削入江，洶湧的波浪，在山腳下奔騰，奪觀者魂魄。1500年前南朝的梁武帝蕭衍睹此奇景，不期然嘆曰：『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！』

「峰巒片石留三國，檻外長江咽六朝。」是詩人給北固山的定評。在後峰上有一寺院像一條青龍蜿蜒地向西延伸，這就是三國時劉備過江迎娶孫權妹妹孫尚香的甘露寺。詳情見三國演義第五十四回：「吳國太佛寺看新郎，劉皇叔洞房續佳偶。」周瑜本想用孫尚香為餌引劉備過江，然後殺之以除後患。諸葛亮巧施妙計，將招親消息洩漏給孫權的母親吳國

太。國太要在甘露寺召見這準新郎，見他手垂過膝，氣宇不凡，真的將女兒許配給他。假姻緣變成真夫婦。劉備帶新夫人回荊州大本營。「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」成了對東吳一大諷刺。甘露寺毗鄰鳳凰池旁有十字割痕的試劍石，是劉備、孫權各拔劍擊石處。劉許願平安帶新夫人回荊州，孫許願順利在江東稱霸。古柏松樹林中有溜馬澗，是當年劉備、孫權聘馬奔馳的地方。

在後峰北側有一名樓喚多景樓，懸上北宋書法家米芾親筆匾額「天下江山第一樓」。此樓又號稱北固樓，俯眺怒湧著東去的大江，青山遠黛，宏偉壯觀。元朝詩人薩都拉送別友人寫了一首五言律詩：

『我還京口去，君入浙東遊。風雨孤舟夜，關河兩鬢秋。出江吳水盡，接岸楚山稠。明日相思處，唯登北固樓。』

我第二次蒞臨鎮江，已是25年後，年及古稀；關河重渡，兩鬢早已成秋；人生能再有第二組25年嗎？

後峰絕高處有祭江亭，甚是古樸。四根石柱架起尖頂翹翹灰瓦小亭。亭柱刻有對聯二副：「客心洗流水，蕩胸生層雲。」和「此身不覺出飛鳥，垂手還堪釣巨鰲。」相傳三國時劉備夫人孫尚香思念母親回東吳，後聽到劉備和東吳大戰，敗績就亭，退入白帝城病故消息。夫人悲痛萬分，穿素服到江邊遙祭劉備，跳江殉情。後人就在夫人死處築此祭江亭，且用麵粉包了豬肉茸、蟹粉作祭品投入江中，以悼念孫夫人，此是鎮江著名小點蟹黃湯飽的緣起。

北固山還有很多古蹟如三國東吳英雄埋骨處的太史慈墓和魯肅墓，宋代鐵塔（鴉片戰爭時英國主義企圖搶掠，因塔身沉重無法搬動，但已將塔頂作永久性的破壞）、還有海岳庵、連滄觀、古芙蓉樓、萬歲樓……等。南宋詞人辛棄疾登北固山有如此感懷：「何處望神州？滿眼風光北固樓。千古興亡多少事？悠悠，不盡長江滾滾流。」

金山在鎮江市區西北，海拔43.7米。本來是飄浮於長江中的孤島，外形像一隻金鰲。有「勃然天立鎮中流，雄跨東南二百州」的雅譽。後來長江北移，到清代後期，金山便與南岸陸地連接起來。金山在晉朝時名喚「澤心山」，是長江中流砥柱之一。唐朝宰相裴休之子裴頭陀在山中名刹出家，號法海和尚。掘土得金，遂名金山，沿用至今。古時舟楫從西津渡過江北上，經金山、瓜州，到揚州。乾隆皇六次南巡，都走這條航道。

金山寺於1600年前建於東晉明帝期間；清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A.D.）御賜名為江天禪寺。寺宇沿山疊建，殿堂樓閣，巍峨雄偉，遠觀瓊樓玉宇，金壁輝煌，把整座金山密密包住，有「金山綺麗寺裏山」的雅稱。元曲作家趙禹圭寫了一小調折桂令詠金山寺景色：「長江浩浩西來。水面雲山，山上樓台，山水相輝，樓台相映，天地安排。詩句就雲山動色，酒杯傾天地忘懷。醉眼睜開，邊望蓬萊：一半煙遮，一半雲埋。」蓬萊即神話傳說中的海上仙山，「一半」二句說蓬萊仙山隱於煙雲中，飄渺不可睹。

白龍洞在金山西北麓，是傳奇「白蛇傳」女主角白蛇精白素貞藏身處。據說很久以前洞中居有一條巨大的白蟒蛇，經常吐出雲霧一般的毒氣，無人敢近。武則天的侄兒靈坦和尚膽大包天，入洞打坐參禪，佛法所至，白蛇遷移他處，從此霧氣消失。此洞口雖小，裡內深不可測。「白蛇傳」中男主角許仙被法海和尚軟禁，和白娘子拆離，決心逃走，經小和尚指點，從這洞裡逃往杭州，在西湖斷橋與白娘子相會。

白龍洞上的懸崖上有法海洞，洞內端坐著一慈眉善目，斷指一節老僧塑像，這就是歷史上的法海，唐朝名相裴休的

兒子，他是一得道高僧。「白蛇傳」將法海歪曲成一冷酷無情的惡魔。宋代宰相張商英在此題詩云：

『半間石室安禪地，蓋世功名不易磨。

白蟒化龍歸海去，巖中留下老頭陀。』

在金山觀景有兩佳處：（一）在金山頂峰的江天一覽亭。名為康熙帝御賜。他登臨見白雲繞亭，水天一色，遂寫下「江天一覽」四字。後毀於太平天國戰火，同治年間重建，現碑上四字是中興名臣曾國藩用康熙筆法臨摹的。（二）慈壽塔，是磚木結構，八面七級，華麗精緻。登上塔頂，環目四眺，北面長江如飄帶凌空，波浪若魚鱗般閃閃生光。南面市區，車水馬龍，燈火鼎盛。遠處青山連綿不斷。第二次遊鎮江時，同行者周榮超曾登塔獵取佳照多幅。

妙高台位於金山東南半山腰，建於北宋元祐初年（1086A.D.），是鎮江人中秋賞月勝地。蘇軾曾應佛印和尚邀請，在此欣賞那皓月當頭，玉宇澄埃，不期然懷念那遠隔關山，在天彼方的胞弟蘇轍。寫下不朽名句傳誦千古：「…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且將玉帶贈佛印，留在金山寺，詠詩云：

『病骨難堪玉帶圍，鈍根仍落劍鋒機。

欲教乞食歌娘院，故與雲山舊衲衣。』

天下第一泉在金山之西，原來隱蔽在長江江心。清代後期，隨著長江北移，和金山一齊登陸。唐朝李德裕曾在鎮江充任潤州刺史多年，後被陞遷入朝作宰相，他很懷念這中泠泉水，後聞有友人從鎮江到長安，託他帶一瓶泉水回來。友人匆忙中竟忘掉，到南京方省起此事，隨便汲一瓶江水。李德裕呷了一口便嘆說：「想不到鎮江泉水竟變了質，變成石頭城下江水了。」明代吳國倫有「飲中冷水」詩：

『峭壁當江載海潮，芙蓉千葉鎖僧寮。峰巒飛動疑三島，殿閣崢嶸自六朝。

仙梵杳從空翠落，亂帆飛掛野雲飄。攜壺自汲中冷水，一飲居然萬慮消。』

「白娘子水漫金山」是膾炙人口的民間傳說。法海和尚將白素貞的丈夫許仙騙上金山。白娘子帶著婢女小青（青蛇精）至金山寺門前苦苦哀求法海放走許仙，法海不依，並大罵白娘子和小青是兩條蛇精。白娘子無奈，於是求龍王師兄，調四海之水漫浸金山寺。一浪比一浪高，排山倒海，且有蝦兵蟹將隨波逐流而至，向寺門傾來。嚇得小和尚大罵法海，無理拆散人家夫妻，大抱不平，導許仙從白龍洞逃出軟禁。這是一很生動為真摯的愛情向強權挑戰的故事。

在大雄寶殿正北瀨江處是七峰亭。此亭的營建牽涉到一段歷史故事：「岳飛金山解疑夢」。相傳南宋高宗紹興年間（1141A.D.），岳飛在朱仙鎮和金人交鋒大捷，正要打過黃河，乘勝追擊，想不到朝廷發十二道金牌，召他回臨安（杭州）。岳飛回京路上，夜宿瓜州客棧，半夜做了一怪夢：兩條狗相對講話。他很疑惑，過江後往金山寺請教高僧道悅大師，代詳夢之凶吉。道悅初閉目不語，後敬重岳飛是一大英雄，便說：『兩犬對言是個「獄」字，此夢凶極了。回去定有牢獄之災。』於是勸岳飛不可回臨安。岳自忖剛打了勝仗，怎有陷獄的道理？堅持遵守聖旨，要回臨安。道悅嘆曰：『元帥忠心如鐵，我亦無法救渡，不過要提防風波之惡。』岳飛抵達臨安後，果然被秦檜用「莫須有」罪名抓進牢獄。最後和兒子岳雲共三人押上風波亭處斬。行刑前岳飛抬頭一看，見到「風波亭」三字，長嘆一句：「悔不聽道悅大師之言！」事後秦檜聽到岳飛臨終之言，派兵士往金山寺捉拿道悅。道悅早坐在盤壇上圓寂了。秦檜詢問為何金山寺代代出

高僧？有人告訴他臨江金鰲嶺上小山丘七座，是風水寶地。秦檜於是下令將這些小山丘削平。後人為紀念岳飛的忠貞和道悅的明見，在址地建了七峰亭。

金山也是梁紅玉擊鼓敗金兵的地點。公元1130年，南宋名將韓世忠以四百水兵將數萬入侵金兵困在金山腳下的蘆花蕩。夫人梁紅玉登上妙高台，親擂戰鼓助陣，並用鼓聲頻次、數目、和徐疾暗示金兵動態。宋軍士氣大振，大破金兀朮。從此巾幗英雄的威風流芳百世。

焦山位於距市區東北五公里的長江中心，是鎮江的另一中流砥柱。山高70米，與南岸象山隔江對峙，拱衛江口。這處於江中的焦山，漫山遍野都是綠竹翠柏，古木蔓藤。青瓦白牆的庭院樓閣都掩映在萬綠叢中。焦山內建有很多寺、庵、廟，石徑相連，鐘聲相聞，都被翠色的植被掩蓋了。遠遠望去，一片蔥綠，不見房宇，有「焦山雄秀山裏寺」的雅稱。

去焦山多從象山古渡上船。江風微拂，涼入肺腑。山門是朱漆大門，一對石獅在前守著。門柱楹聯為「長江此天塹，中國有聖人」，橫額為「海不揚波」。山腳下定慧寺是鎮江最古老的寺廟，建於東漢獻帝興平年間（195A.D.）寺名取於清康熙年間，取意於「由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」之說。

焦山不僅有幽靜古樸的自然風景，也有很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。其中以碑林最為珍貴。石碑的蒐集分為兩處：（一）摩崖石刻環集於焦山西側峭壁，綿延二百餘米，氣勢磅礴，存有六朝以來刻石百餘方：行、草、隸、篆，各具風采。（二）寶墨軒碑林，佔地七千平方米。展覽館分為史料館、文苑館、瘞鶴銘館…等。回廊曲徑連接錯落的庭院。其中「魏法師碑」是江蘇省境內保存一塊最完整、最大的唐碑，筆法沉著厚重，清靈娟秀，剛柔兼備。最寶貴的是「瘞鶴銘」殘碣。這是一方悼念仙鶴的碑刻，原刻於西側峭壁雷轟巖上，是摩崖石刻的一部份。後因山崩墜於江中。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A.D.）由陳鵬年募工從江中撈起五塊殘石，後被移入寶墨軒碑林。宋代蘇軾評此碑書法藝術：「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，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。」明朝王世貞評它：「古拙奇峭，雄偉飛逸，固書家之雄。」

寶墨軒碑林左側有乾隆皇遺宮。乾隆第三次下江南（1762A.D.）曾駐驛於此。他慣例不飲用長江水，駕臨鎮江前一年在焦山開挖新井。這口東冷泉井時至今日仍存在著。御用的水其源頭與定慧寺西側的東冷泉相通（此泉可媲美金山的中冷泉）。水質清冽甘醇。乾隆用此水烹茶細品，且賜予身邊文武隨從。

走出碑林，踏著一條兩旁植滿銀杏樹的小徑向左行，就可看到苔蘚斑斑，傷痕纍纍的古炮台，此是1840年鴉片戰爭時為加強長江防衛而建的。1842年英軍企圖侵入鎮江，切斷江南漕運，給清廷經濟致命重創，發動長江戰役，焦山被捲入前線。當時在炮台的守兵對強敵毫不畏縮，奮勇還擊。使侵略者舉步維艱，付出慘痛的代價。最後因強敵不斷供應新炮火，守軍全部壯烈犧牲。「逝者如斯，未嘗往也！」我們步經此古炮台，緬懷這批在國恥史中殉難英雄，感到民族節義，氣壯山河，長存在這青山綠水中！

焦山別峰上有別峰庵，僅留瓦屋數間，庭院一方。是雍正年間鄭板橋讀書處。現在庭中還有疏竹幾竿，花叢數簇。竹椅依偎在怪石間，環境頗清雅。門柱上鐫刻了鄭板橋手書對聯：「室雅何須大，花香不在多。」

吸江樓在焦山絕高處，登樓遠眺，煙水茫茫，重重黛色都被淒迷的山氣蒙蓋著。名茶一杯在手，遙觀江景，真是脫

塵出世。所以鄭板橋撰聯此處：「吸來江水著新茗，買盡吳山作畫屏。」

「華嚴月色」是焦山十八景之一。位於焦山西南的華嚴閣瀕大江，和金山的妙高台，同為賞月勝地。閣是一座兩層水榭，內有楹聯「大江東去，群山西來。」中秋時，皓月當空，萬籟俱寂之際，啟發無限哲思。趙樸初親筆題匾「無盡藏」，取自蘇軾與佛印和尚參禪偈句：「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造物無盡藏。」

焦山北長江水面上有二小山：松寥山和夷山。它們和焦山是拱衛長江東流雙闕。站在焦山北麓遙望此二小山，漂浮在江浪中，若隱若現，宛似仙境。故唐代李白詩讚嘆：

『石壁望松寥，宛然在碧霄。安得五彩虹，駕天作長橋。仙人如愛我，舉手來相招。』

壯觀亭建在焦山西南山腰上。站在亭上，對煙波浩渺的長江。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」。西望金山，一簇青黛，擁立著重樓疊閣，在波濤上浮現。向遠遙處凝視，隔江揚州隱現於雲水間。這些景色頓使人胸襟壯闊，豪氣煥發。明朝鎮江地方官姚堂登山到此，取李白「登高壯觀天地間」之意，題名壯觀亭。亭柱刻有一副對聯：

『砥柱鎮中流，此處好窮千里目；  
海門吞夜月，何人領取大江秋。』

壯觀亭畔石崖邊有一株枝虬葉蒼，軀幹矯若遊龍的千年古松，人稱為「六朝松」。宋朝人題詩云：

『一株天矯六朝松，多是板埋與石封。  
不用點睛亦飛去，前身原是在天龍。』

我最近遊焦山是和陳翹邦、黃秉權、李子厚、周榮超、朱樂怡同行。我們和導遊劉慧，一行七人乘索道纜車從長江南岸的象山直達焦山峰頂。新建的萬佛塔，巍峨直刺穹蒼。我們（除了陳翹邦、劉慧）急於登塔。塔頂風很大，長江波浪也被吹得向西浮動，迷惑了我的方向感。此處因離懸崖甚遠，觀江景不及在吸江樓或壯觀亭。塔高七層，內藏上萬個大小不同，形態各異的佛像。很多像下面刻著施主的姓名和籍貫。後我發現如捐上一千元人民幣，遊客亦可購一小佛像供奉在此。周榮超、朱樂怡和我在二樓向地面俯望，給陳翹邦偷拍了一照。這是遊焦山一很寶貴的紀念品。

鎮江曾是江南漕運之咽喉，既是物流匯集的工商巨埠，又是據險固守的軍事重鎮，也是人才薈萃的故鄉。創立王朝的開國君主有三國東吳孫權、南朝宋劉裕（小名寄奴）、南齊蕭道成、南梁蕭衍、明朱元璋。曾在此任官職的有唐朝宰相權德輿、李德裕、宋代的蘇頌、宋殉國忠臣陸秀夫、明首輔楊一清…。曾在此生活過的科學家有晉葛洪、南朝祖沖之和陶弘景、北宋沈括、近代的數學家華羅庚（1910-1985）、橋樑專家茅以升（1896-1980）。在鎮江有詩文留於後世的更多了：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、蕭統《昭明文選》、徐陵《駢文、玉台新詠》、米芾《畫史、茗溪詩》、陸游、辛棄疾…我現在抄下辛棄疾《京口懷古》一詞以結束此鎮江遊記：

『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，孫仲謀處。舞榭歌臺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，烽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』